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文选/李道英编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5.4

ISBN 7-5442-2988-2

I. 唐… II. 李… III. 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
选集 IV. I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899 号

TANGSONG BADAJIA WENXUAN

唐宋八大家文选

编 著 李道英
责任编辑 张 桐 张 辉
装帧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方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988-2
定 价 42.00 元

中国文学经典(第一辑)·总序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漫漫长河中,倘若没有《诗经》、《楚辞》、《史记》……,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没有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我们的世界将会怎么样?

当然,在纷纷攘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知识经济风起云涌的喧嚣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让人觉得迂腐而且好笑!然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如果没有《诗经》的质朴、楚辞的奇丽、唐诗文的博大、璀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元曲的本色与衰飒、明清散文和小说的灵动与典实,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少几分美丽,多几分寂寥;少几许意趣,多几分枯燥!不是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了中国文学的滋润,我们离别的美酒更加香醇,相思的春潮更加澎湃,儿童的心灵更加澄澈,男儿豪情万丈,女儿柔情万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看,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多少男儿具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的肤浅。

有关古诗文的注疏自古汗牛充栋、各领风骚,在出版资源有限的今日中国,大规模组织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新编“中国文学经典”(第一辑以古诗文注疏为主,今后还将陆续出版以古典文学名著评价为主的第二辑,以现当代诗文赏析为主的第三辑,以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为主的第四辑)……,又请来书界泰斗启功先生为丛书题签。那么,我们这套“中国文学经典”丛书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色呢?

其一,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坚持了时间上的大跨越和体裁上的兼收并蓄。“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第一辑)包括诗经、楚辞、史记、先秦两汉散文、汉魏六朝诗文、唐宋八大家文、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及历代词赋和元曲、明清诗文小说等经典。其中既有聂石樵、韩兆琦、李道英等资深教授诠释经典著作的最新修订本,也有李山、周月亮、鲁宝玉等中青年新锐的呕心沥血之作。所收文学体裁涵盖诗歌、词曲、辞赋、散文、小说、传记,上下五千年,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其二,作者力求使原有诗文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得以尽量客观地再现,在注释与诗文赏析时,力求与原文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相吻合,而非“望文生义”、“隔靴挠痒”式的诠释。

其三,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的诗文赏析,也不满足于对诗文思想内容、艺



术特点的简单概括,而是从音韵、修辞、用典、意象、境界等方面对诗文进行具体阐释,以求展现每首(篇)诗文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作者还力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深入到诗文所描绘的具体环境中去,力求与古人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在心灵交汇中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视界融合”。

其四,加强了诗文所属类别、产生年代、诗人背景资料等方面的知识性。文化现象从属于社会历史现象,研究、了解诗文离不开研究、了解诗人和诗人、诗歌所产生的那个社会年代。将相关资料编入书中,一方面有助于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诗文放在当时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真正读懂、读透。另一方面,读者也可通过诗文阅读,更透彻地了解作品产生年代的文化、民俗、宗教等,有效地补充了历史典籍记载之不足。

其五,丛书力求兼顾作者自身研究的独创性与现有学术成果的继承性、教学研究的实用性和文学欣赏的高雅性。在尊重、继承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力求采用更为合理的观点和说法予以解释和分析,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注释部分力求准确、切要,赏析部分力求篇幅匀称,文笔优美,追求较强的可读性。

其六,诗文入选范围广、跨度大。所选诗文既有历朝历代家传户诵的脍炙人口之作,也有历来公认为佳篇名作而一般选本鲜有选入者,还有少数是作者认为在某些方面独具特色、值得流传后人的。

总之,全套丛书力求兼顾专业性与普及性、高雅性与趣味性,使之既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历史系博士、硕士研究生、本、专科学生教材,同时对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文学爱好者和中学师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诗词是心灵的花朵,散文是心田的绿阴。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高校师生和读者能和我们一起去领略美妙的诗情文境。一次阐释就是一次超越古今时空的心灵交汇。但另一方面,一次阐释何尝不是一次险象环生的“导读历险”!更何况学海无涯,历代名家佳作如林,不能尽选;历来评说太多,无法尽收。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故选篇未必精当,难免遗珠之恨;赏析未必完备,难免挂一漏万。疏陋舛讹、偏颇失误之处,祈望读者明鉴、方家斧正、同仁赐教!

“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编委会
甲申年末于北京师范大学

自序

中国不仅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其源远流长，成就辉煌。

在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唐宋古文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散文，从《尚书》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先秦两汉时期自然质朴、散句单行的散文传统；二是六朝时期辞采华艳的骈文传统。自齐梁骈文达于鼎盛至中唐前期，虽然骈文始终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但古今文体之争一直在激烈进行。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早就提出了文体复古的任务，提出过一系列理论主张，也有不少人进行过古文创作的尝试，但在韩、柳之前，一直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其根本原因，不但在于他们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指导，而且在于他们在文体演进的问题上陷入形而上学。他们中的不少人盲目崇拜古代的东西，把古代的一些典籍视为千古不变的楷模，刻意摹仿，而对骈体文则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表现出一种真正复古乃至食古不化的倾向；另一些人则一边批评骈体文的弊端，一边又用骈体文进行写作，和骈体文划不清界限，表现出一种“容骈”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阻碍着作家们全面、正确地继承前代优秀的文学传统，因而大大影响了散文的健康发展。

中唐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坛，大力倡导古文。所谓古文，亦即古典散文，它是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当时骈文被称为时文、今体，而韩柳意在反对骈体，恢复先秦盛汉时的散文体制，故称古文。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始于韩愈，后人因之。韩愈和柳宗元，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都没有给“古文”下过定义，倒是北宋的柳开对古文有个说法：“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这个说法，大体上阐明了“古文”一词的基本含意。韩柳不仅大力倡导古文，而且认真总结了前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高屋建瓴，提出了一整套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他们提出了“文以明道”、文道统一、重道而不轻文



的观点,解决了文坛长期以来未能解决好的文道关系问题。他们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文学命题,并特别强调作家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实际上是较好地解决了作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们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主张,诸如反对骈体,提倡散体;反对浮艳轻靡,提倡自然质朴;反对因袭、剽窃,提倡词必己出、文从字顺等,把文体改革引向深入化、具体化。这样就从原则上解决了他们前辈们所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矫正了前辈的失误和偏颇,把古文运动置于明确的理论指导之下,使中唐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第一次自觉的文学运动,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韩柳不仅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基于他们对文学作品价值的正确认识和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他们对古文运动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在积极从政的同时,毕生都自觉地献身于文学事业。他们把文章与事业、道德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作文传世之功不在从政为官之下,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高度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通过朋友关系、师弟子关系,大力宣传和弘扬古文,组织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古文家,对中唐古文的繁荣和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他们自己,不仅成了弟子满门的师座,而且成为古文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

由于韩柳和中唐众多古文家的共同努力,使中唐古文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他们理论明确、行动坚决、态度端正、方法对头,所以他们不仅成功地继承了秦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吸收了六朝骈体文中合理的因素。他们不仅继承了两份文学遗产中的精华,而且又大胆创新,写出了第一流的新体古文,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把中国古典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开创了一代文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韩愈、柳宗元领导中唐古文运动的实践证明:古文运动不是一次文学复古运动,而是在复古旗帜下的一次深刻的散文革新运动,蔡元培先生称之为“文学上一次革命”,实为中肯之论。

然而,中唐的古文运动并未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在韩、柳诸公相继谢世之后,古文运动每况愈下。这除了晚唐社会江河日下的客观条件外,在古文运动内部,由于其理论上的某些不完善,以及在古文运动过程中未能及时得以矫正而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弊端。如李翱等人的过分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而使文

章的说教味和道学气都比较浓重，皇甫湜等人的某种片面追求新奇而使文章流于艰涩怪僻。再加上晚唐大多数作家的“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素质远不能与韩柳并论，这无疑都大大降低了古文的总体水平。而与此同时，中唐古文运动只是古文与骈文的第一次大较量，骈文虽一度处于低谷，但其不但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它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实力，还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一旦气候适宜，它们便会卷土重来。因此，在古文相对衰落的晚唐，骈文又乘虚而起，历晚唐、五代而至于宋初，骈文又取代古文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

宋代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北宋初年，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上很快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社会生活的表面繁荣，使得一部分统治者和文人忘乎所以，大肆歌舞升平，鼓吹享乐。最高统治者风起于上，帮闲文人云从于下。一时间，君臣上下，竞为奢靡，文恬武嬉，风流放浪。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愈加明显；文用骈俪，词袭花间，诗为西昆。但是北宋统治者靠对外投降、对内高压的“安内以养外”政策所换来的苟安是不可能长久的。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社会的积贫积弱，与文学的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

面对着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大官僚沉湎于享乐，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是现状的维持派；而另一部分出身于中小地主的有识之士则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的矛盾和国家的危机，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他们是现状的变革派。这些人在要求和实施社会变革的同时，强烈要求文学为社会改革服务，要求改变文风。这样，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就伴随着北宋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而兴起和发展起来。

宋代的古文运动，从根本上讲，是中唐古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从宋初形式主义文风大盛之时起，就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尹洙等人倡导韩柳古文，反对形式主义文风。但除王禹偁等少数人外，多数人并未能学得韩柳的精髓。他们都强调“明道”、“致用”，把文章作为传播儒道、实施教化的工具，都猛烈抨击浮艳颓靡的文风，都崇散斥骈，推尊韩柳，高举韩柳的旗帜，坚持唐代古文运动的大方向，为北宋的古文运动举起了旗帜，制造了舆论，扫

清了道路,无愧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一批先驱人物。他们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但也毋庸讳言,他们并未能全面继承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远未达到韩柳的高度。由于他们过分重道和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所以更多地学习了李翱文章的道学气;加上他们片面强调“求深”、“务奇”,其结果是重蹈了皇甫湜等人某些文章拙涩怪僻的覆辙。这就决定了他们古文创作的总体水平不高。他们可以给形式主义文风以打击,但还不足以战而胜之、取而代之。真正战胜形式主义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最后胜利的任务,又历史性地落在了以欧阳修为首的一大批古文家的肩头。

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欧阳修。当他跨入文坛之时,形势更加不容令人乐观。一方面,西昆余风犹劲,形式主义文风仍在发展;另一方面,古文运动先驱者们拙涩险怪的风气也成为文坛一大弊端。欧阳修在政治上大力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在文学上则积极主张诗文革新。他顺应时代的要求,继承前人的成果,倡导古文运动,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推尊韩愈,确立了以韩文为楷模的奋斗目标,同时又从当时的文坛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古文运动的主张,力主平易自然,对宋朝一代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还充分利用自己在政治上、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声望,改革应试文章文风,贬抑浮华无实之文和险怪拙涩之文,提倡质朴平易的古文,不但使“场屋之习”一改,而且选拔和引荐了一批杰出人才,形成了以王安石、曾巩和三苏为中坚的古文运动队伍,为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是苏轼。他高举韩、欧这两面大旗,从理论和创作实际两个方面大大深化了古文运动。在处理文道关系问题上,他明确提出了“技道两进”的要求,并对“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主张,指明了作家在重道的同时必须自觉地重文,这就把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推向了更加自觉的、完全成熟的高度,而他的古文创作也兼容各家之长、出于各家之上。苏轼不愧为唐宋两代古文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古代散文新体制的最后确立、为古文最终战胜骈体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完成者,同时也标志着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结束。

历史赋予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以艰巨的任务,也给予了它们千载难逢的机遇。唐宋两代的古文家们抓住了这个机遇,不负众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解决了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创作出了一流的散文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为丰富我国古代散文艺术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参加者为数众多,但作为唐宋古文最高成就的代表,历代人们公认应属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即所谓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始于明代。明初朱右曾选编了《八先生文集》,第一次将这八个人的作品选编在一起,所以《四库简明目录》说:“‘唐宋八家’之目,实始于此。”然此书影响有限。至明中叶,茅坤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才正式提出了“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并随着这本总集的广为流传,“唐宋八大家”的称号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当然,后人对这种称号也不是没有异议的。如清代的袁枚,对此就颇愤愤然,他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小仓山房文集·书茅氏八家文选》)清代的储欣也对八家文成就的悬殊发表了颇为激烈的意见。为了在唐宋两代间搞平衡,清人储欣编纂了《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把唐代的李翱和孙樵增补入列。这些不同意见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意见归意见,道理归道理,人们在全面、客观地审视了唐宋两代古文家之后,仍然认为茅氏之说较为公允,如果在唐宋文坛只给八把交椅的话,依然不该有李翱和孙樵的坐席。

自明代以来,唐宋八大家作为一个固定的作家群体和唐宋古文最高成就的代表,已成定论。苏轼曾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无疑是要充分肯定韩愈在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中的开创性作用和巨大贡献。但如果认为此说有夸大个人作用之嫌的话,那么我们说,唐宋八大家“文起八代之衰”,则应视为公允之论。唐宋八大家既集以往之大成,又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使古文创作的实用性、普及性和艺术性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理论、新经验,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由他们开创并臻于完全成熟的新体古文,一直是此后近千年文坛的主流派文体,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桐城派古文大家刘大櫟曾说:唐宋两代,“八家之外无文”。单就此论而言,

无疑是偏颇的、片面的。然究其初衷，无非是极力称颂八大家文的成就和地位，并非有意对唐宋两代其他作家视而不见。韩愈在《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一文中有一句名言：“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这当然也是极而言之夸大之词，故此老紧接着作了解释：“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无良马即可谓无马，以此推之，刘氏之说亦自有其合理之处。

唐宋八大家作为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其创作虽有不少相同点，但风格却各具特色。就唐宋两代而言：“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袁枚《与孙傭之秀才书》），两代有别。就八家而论：韩愈之雄奇奔放，柳宗元之简洁清峻，欧阳修之平易婉曲，王安石之雄健峭拔，曾巩之醇真浑厚，苏洵之纵横恣肆，苏轼之行云流水，苏辙之汪洋淡泊，风神自具。而这些特点，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因此，要了解八大家，要学习和研究他们的创作经验，欣赏他们的艺术杰作，最可靠、最基本的途径是阅读他们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作品。自明中叶茅坤氏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面世之后，历代编选、评注八家文的本子可谓多矣，近年来各种选注本也属多见，然稍感缺憾的是尚无一个精选的详注集评本。为弥补缺憾，编者尝试搞了这本《唐宋八大家文选》。

本书精选八大家各方面的代表作品，既有历来家传户诵的脍炙人口之作，也有历来公认是名作而一般选本鲜有选入者，还有少数是笔者认为在某方面具有特色的。每位作家均有简介一篇；每篇作品的题后有一段题解性质的文字，对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特点有简要的说明和提示，同时兼及与作品相关的知识。每篇作品在详注之后均有集评，汇集历代人们对本篇作品的重要评论。集评以古、近代为主，也酌选少量现当代名家之说。评论兼容正反不同方面的意见，以供读者参阅。本书力求兼顾普及性与专业性，使之既适合各类高校中文系学生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及专业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八大家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有别，故选篇之多寡亦颇为悬殊。就选篇多少而言，重点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王安石、曾巩次之，苏洵、苏辙又次之。在韩、柳、欧、苏四家中，因韩愈为八大家之首，其文章于后世影响亦最

大,历来的重要选本也都选篇最多,故本书亦援惯例多选,篇目远出于三家之上。

本书曾以《国学丛书》之名于1997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选文为一百零一篇。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错漏讹误之处颇多,常怀歉疚之意。此次承蒙南海出版公司再版,为我提供了弥补缺憾之机会。于是,调整了部分篇目,定为九十一篇;订正了书中的讹误,并采用了正文在左、注释在右两相对应的独特版式,以方便读者阅读。

在本次再版过程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山先生、南海出版公司张桐先生及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张桐先生,在版式设计及校核工作中出力尤多,在此深致谢意!

鉴于八大家名作太多,不能尽选;历来评论太多,无法尽收,故只好有所割舍。鉴于本人水平有限,故选篇未必尽当,难免遗珠之恨;集评未必完备,难免持一漏万,疏陋舛讹、偏颇失误之处,仍恐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及读者不吝赐教。

李道英

甲申年末于北师大珠海校园

目 录

韩 愈

原道 (2)

原毁 (10)

师说 (14)

进学解 (18)

圯者王承福传 (26)

讳辩 (31)

伯夷颂 (35)

张中丞传后叙 (39)

燕喜亭记 (45)

画记 (49)

蓝田县丞厅壁记 (54)

争臣论 (58)

上宰相书 (66)

答李翊书 (74)

与崔群书 (80)

送孟东野序 (85)

送李愿归盘谷序 (90)

送董邵南序 (95)

送浮屠文畅师序 (98)

祭十二郎文 (102)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109)

平淮西碑并序 (115)

柳子厚墓志铭 (126)

毛颖传 (133)

送穷文 (139)

论佛骨表 (143)

柳宗元

封建论 (149)

桐叶封弟辩 (161)

段太尉逸事状 (165)

捕蛇者说 (171)

黑说 (175)

螭蟻传 (176)

三戒 (178)

种树郭橐驼传 (182)

杨评事文集后序 (185)

送薛存义序 (189)

愚溪诗序 (192)

游黄溪记 (197)

始得西山宴游记 (201)

钴鉤潭西小丘记 (204)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208)

小石城山记 (211)

与李翰林建书 (214)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219)

欧阳修

秋声赋 (227)

朋党论 (231)

泝冈阡表 (235)

尹师鲁墓志铭 (242)

丰乐亭记 (248)

醉翁亭记 (252)

真州东园记 (256)

苏氏文集序 (259)

送杨置序 (263)

梅圣俞诗集序 (266)

送徐无党南归序 (269)

答吴充秀才书 (272)

祭石曼卿文 (275)

与高司諫书 (278)

读李翱文 (284)



记旧本韩文后	(287)	苏 轼	
五代史伶官传序	(290)	赤壁赋	(351)
苏 洵		教战守策	(356)
六国	(295)	方山子传	(361)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299)	上梅直讲书	(364)
送石昌言使北引	(304)	答谢民师书	(367)
曾 巩		喜雨亭记	(371)
战国策目录序	(308)	文与可画篋簞谷偃竹记	(374)
宜黄县县学记	(312)	石钟山记	(378)
寄欧阳舍人书	(318)	潮州韩文公庙碑	(382)
墨池记	(322)	文说	(391)
越州赵公救灾记	(325)	日喻	(392)
王安石		记承天寺夜游	(395)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330)	留侯论	(397)
读孟尝君传	(336)	苏 辙	
答司马谏议书	(339)	上枢密韩太尉书	(403)
伤仲永	(342)	武昌九曲亭记	(407)
游褒禅山记	(344)	黄州快哉亭记	(410)
祭欧阳文忠公文	(347)	出版后记	(413)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尝自称“昌黎韩愈”,世人遂称“韩昌黎”。三岁而孤,由大哥韩会及嫂郑氏抚养成人。自幼备受艰辛,然刻苦读书,通六经、百家学。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又三试博学鸿词不第。后辗转于汴州、徐州做幕僚。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史时,因上疏要求减免百姓租赋而触怒权贵,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初年召为国子博士,转都官员外郎、职方员外郎、史馆修撰等。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以行军司马之职佐裴度平淮西,因战功升刑部侍郎。后因谏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召为国子祭酒,又任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世称韩吏部。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一生积极关注时政。早年即立下“志欲干霸王”的志向,热心从政。其思想极为复杂矛盾。他一生以儒者自命,攘斥佛老,但又多离经叛道言论,实则是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诸子思想。他一生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宦官干政,排斥佛老,任人唯贤,力争改变社会现状。他直言极谏,敢于抗争,表现了其政治勇气和卓见。

韩愈是杰出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活动家。他对中国文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倡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提出了明确的文学主张,诸如“文以明道”,气盛言宜,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词必己出,文从字顺等等,指导古文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他为古文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作家,他写出了第一流的新体散文,开创了一代文风,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求新求奇,力图别出李杜而另辟一途,形成了奇崛横放,散文化、议论化的特色,对宋诗颇有影响。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原 道

本文选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本也。《汉书·薛宣传》颜师古注：“原谓寻其本也。”原道：即探求儒道之本原，追溯儒家道统之源流。尊崇儒学，攘斥佛老，是韩愈终生不渝的主张。在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佛、道盛行，为害甚烈，而儒道衰微。为恢复儒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韩愈俨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弘扬儒道，抨击佛、老。韩愈辟佛、老的文章很多，本文为其代表作之一。在文中，韩愈历述佛、老之说的荒谬和危害，斥道家去仁义、返太古，远离了“圣人之道”；斥佛教为“夷狄之法”，大力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由于作者完全站在儒家思想一边，故表现出浓厚的卫道色彩，文中宣扬了一些封建思想的糟粕，表现了韩愈的阶级偏见。但韩愈以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来反对佛、老的消极出世思想，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韩愈认为佛、老盛行是民“穷且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很有见地、很有现实意义的。本文结构严谨，论辩有力，居高临下，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痛快淋漓，是一篇出色的议论文字。

注
释

博爱之谓仁^[1]，行
而宜之之谓义^[2]；由是
而之焉之谓道^[3]，足
乎己，无待于外之谓
德^[4]。仁与义为定名，
道与德为虚位^[5]。故
道有君子小人，而德
有凶有吉^[6]。老子之
小仁义，非毁之也，
其见者小也^[7]。坐井

[1]博：大。博爱：泛爱，爱所有的人，亦即韩愈在《原人》中所说的“一视同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国语·周语》韦昭注：“博爱于人为仁。”

[2]宜：适宜，即合乎时宜，合乎人情事理。《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孟子·离娄上》：“义，人之正路也。”这句是说，人的行为（实践活动）合于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情事理之现实需要，这就是“义”。

[3]是：指仁、义之往焉。语助词。道：道理，道路，此指按儒家仁义的标准去立身行事。《礼记·中庸》：“率性之谓道。”郑玄注：“循性行之谓道。”又曰：“道，犹道路也。”这句是说，从“仁义”出发向前走，这条路就是道。

[4]足乎己：自己内心满足、愉快，心安理得。无待于外：不需要外界任何帮助和劝慰。《礼记·乐记》：“德者，得也。”《周礼·师氏》郑玄注：“在心为德。”

[5]定：固定。名：事物的名称。定名：儒家的“仁”和“义”都有其固定的实际内容，故说“仁与义为定名”。虚位：空位。“道”和“德”需要有实际的内容去充实它，不同学派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可以给它注入不同的内容，故说“道与德为虚位”。这两句是说，“仁”与“义”是具体的，而“道”与“德”是抽象的。

[6]道有君子小人：“道”有讲仁义的君子之道和不讲仁义的小人之道。《易·泰·彖传》：“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凶：凶德，恶德。吉：吉德，美德。《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

[7]老子：老聃(dān)，姓李名耳，字伯阳，“聃”为其谥号，春秋时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著有《老子》八十一章，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小仁义：把“仁义”的内容小看。《老子》：“大道废，

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8]。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9]。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10]。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11]。

周道衰^[12]，孔子没，火于秦^[13]，黄老于汉^[14]，佛于晋、魏、梁、隋之间^[15]，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16]。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17]。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18]！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19]。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

有仁义。”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认为，仁义是“大道”被人们废弃之后的产物。毁：诋毁。这三句是说，老子之所以小看仁义的内容，并不是他有意诋毁仁义，而是他视野狭小，识见短浅。

[8]坐：守。《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门。”杜预注：“坐，守也。”坐井而观天：守着井口观看井水中映出的一片蓝天。这里比喻眼界狭小，所见不广。

[9]煦煦(xù xù)：通“媼媼”，和好、柔顺的样子。此指仅对亲近的人和蔼，所爱不广博。孑孑(jié jié)：孤立、孤独的样子，此指行为特出，与众不同。这三句是说，老子把所爱不广看做“仁”，把行为特出看做“义”，因此，他贬低(小看)仁义的内容就是很自然的了。

[10]道其所道：前一个“道”为动词，讲说之意。德其所德：前一个“德”为动词，同“得”。这六句是说，老子所说的“道”，是道家的“道”，不是我所说的儒家之“道”；老子所说的“德”，是以此道家之“德”为德，不是我所说的儒家之“德”。

[11]公言：公论。去：抛弃，去掉。去仁与义：即抽掉“仁义”的内容。私言：个人的说法，个人见解。《老子》有“绝仁与义，民复孝慈”之语。

[12]周道衰：周平王东迁后，渐趋衰微，政令不能通行全国，此指儒道衰微。

[13]没：同“歿”，死。孔子死后，诸子百家争鸣，儒家内部也分八派之多。火于秦：指秦始皇焚书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火：动词，焚烧。

[14]黄：黄帝，姓公孙氏，名轩辕，曾以武力统一中国。《庄子·在宥》：“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庄子·大宗师》：“黄帝得之道以登云天。”春秋时，人们已把黄帝归入道家。汉初，曹参做齐国相，用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学说治国，后来他做了宰相，仍实施这种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盖公是当时研究黄、老的“大师”之一。黄、老于汉：即黄、老之学盛行于汉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初黄、老之学极盛。”《隋书·经籍志》：“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

[15]佛于晋、魏、梁、隋：是说佛教盛行于这几个朝代。佛：佛教，这里用作动词，指佛教的盛行。

[16]杨：杨朱，字子居，战国时卫国著名的思想家，主张“为我”，其著作已散失。墨：墨翟(dí)，即墨子，鲁国人，是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著有《墨子》七十一篇，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讲的是战国时期的情况。不入于老，则入于佛，指的是汉、唐时期的情况。

[17]主：动词，奉之做主人。奴：动词，把它当奴仆看待。附：动词，附和。污：玷污，诬蔑。这四句是说，当时讲仁义道德的人，入于那个学派，就奉之为主，就赞成、附和；对与此相违背的学派，则视之如奴仆，肆意贬低、诬蔑。

[18]孰从：从谁。

[19]老者：信奉老子学说的人。吾师之弟子：即说孔子是老子的弟子。《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

也^[20]。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21]。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22]。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23]。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24]。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25]。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26]？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27]。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28]。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29]。为之工以赡其器用^[30]；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31]；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32]；为之乐以宣其湮郁^[33]；为之政以率其怠倦^[34]；为之刑以锄其强梗^[35]。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36]；相夺也，为

南之沛见老聃。”梁朝陶弘景则干脆以孔子为“太极公”，位于老子之下，列入道家。

[20]佛者：佛教徒。唐释法琳《破邪论》《清净法行经》说，佛遣弟子来震旦（中国）教法，其中儒童菩萨就是孔子，光净菩萨就是颜回，摩诃迦叶就是老子。

[21]为孔子者，信奉孔子学说的人。习闻：听惯了。乐：乐于，赞同。诞：荒唐，怪诞。自小：自己贬低自己。

[22]笔：在此同“写”。

[23]端：开始。讯：问。惟：同“唯”。这三句是说，人们不追问始末，不探求其原委，只想听荒诞之说。

[24]古之为民者四：《春秋谷梁传·成公六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今之为民者六：即士、农、工、商之外，加上僧侣和道士。

[25]教者：专门从事教化的人。古之教者处其一：即古时专门从事教化的儒士，在四民中只居其一。今之教者：指士、僧侣和道士。处其三：在今之六民中居其三。

[26]贾(gǔ)：商人。资焉：依靠他们，此指靠商人贩运货物以通有无。穷且盗：贫困而被迫走上偷抢的邪路。

[27]相生养之道：此指人们互相依赖、互相合作以维持生计，生存发展的规律、方法。

[28]中土：此指适于当时人们生活的中原地带。

[29]木处：在树上筑巢而居。颠：覆，倾倒。土处：住在洞穴中，宫室：此指在地面上盖的房屋。

[30]赡：供给，充分供应之意。器用：工具。

[31]夭：少壮而死，此指非正常死亡。

[32]礼：此指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次：排列。

[33]乐：音乐。宣：宣泄，抒发。湮(yān)郁：即抑郁，指情志郁塞不舒。

[34]政：此指管理制度。怠倦：即怠惰，不勤奋。

[35]刑：刑法。锄：诛灭，铲除。强梗：横暴凶猛。梗：猛也。

[36]符：符信，凭证。玺：玉制的印信，古时一般人通用，秦以后成为帝王专用印信的名称。斛(hú)：古计量单位，十

之城郭甲兵以守之^[37]。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38]。”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爭食也^[39]。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40]。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41]，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42]。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43]；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44]。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45]。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46]。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47]？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48]？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49]？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斗为一斛。权：秤锤，秤砣。衡：秤杆。

[37]郭：外城。

[38]“圣人”四句：语出《庄子·胠篋》。庄子的原意是说，大盗不仅窃国，而且也窃取圣智之法来维持其统治；只有把斗、秤都毁掉，老百姓才会“无争”，这是庄子不满现实的激愤之语，但也明确体现了其绝智弃圣的思想。庄子与老子同属道家学派，故韩愈在批判老子时，引出庄子这段话，一并加以批驳。

[39]羽毛鳞介：此处泛指人们防御寒暑的衣物。爪牙：此处泛指人们与自然界斗争，获取食物的工具、手段。

[40]诛：责罚，即追究责任给以应得的处罚，是承上文指臣、民而言的。一说，杀也。

[41]其法：此指佛法。而：同“尔”，汝，你。弃而君臣：指僧人见皇帝不拜，不行世俗君臣之礼。“去而父子”二句：指僧人弃世出家，不娶妻，不生子，不养父母，不生产劳动，断绝正常的人伦关系。

[42]清静寂灭：指佛家所追求的境界。佛家以远离一切罪恶与烦恼为清静。寂灭：即梵语“涅槃”的义译，亦即“熄灭”。

[43]三代：指夏、商、周。见黜：被废黜，被否定。禹：夏代第一个君主。汤：商代第一个君主。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周公旦。这些人同孔子一起被儒家推尊为圣人。

[44]见正：被矫正，被纠正。这句是说，佛家的荒谬之说未能得到儒家圣人门的矫正。

[45]帝、王：均为古代对君主的称呼，如尧、舜称帝，禹、汤、文、武称王。这三句是说，帝与王称号虽不同，但他们作为大有功德的圣人，则是一样的。

[46]夏葛(gē)：夏天穿麻布(葛)衣。冬裘：冬天穿皮衣。“葛”、“裘”在此均用作动词。

[47]其言：此指老子之言。《老子·恩始》：“为无为，事无事。”《老子·独立》：“使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老死不相往来。”均为要返回太古原始时代的主张。曷：何，为什么。

[48]易：容易。这句是说，为什么不穿麻布衣服，那多么容易办到啊？

[49]饮之：让他喝水。